



5

制图：安宁
版式策划：纪安静
责任编辑：高莉
执行主编：张敬东

2026年
9月4日
星期五

内蒙古日报

文物说



【出圈】内蒙古博物院 一级文物

【自白】

靴套虽小蕴千秋

□本报记者 高莉

我的主人是汪古部贵族，汪古部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代联姻，被称为“帝婚之家”，由此可知主人的身份不一般，那么作为他服饰的一部分，我也必定不平凡。

追溯我的家族成员，根植于北方草原。在一望无垠的草原，朔风凛冽，它们被套在靴筒上，既能保护靴子不被砂石荆棘刮划，又能为主人遮挡风雪。后来，随着制作面料越来越高级，尤其是用缂丝、纳失石这种珍贵的丝织品缝制时，我们便成为彰显主人财富与地位的视觉符号。

大家细看我的面料，这可是与黄金媲美的缂丝，这种丝织品的织造技术自西域辗转东传，由回鹘织工带到北方大地。织工以本色丝线为经，五彩丝线作纬，依靠几十枚竹梭，采用“通经断纬”的技法，比照事先画好的纹样，反复换梭穿梭，一点点挖织，才有了我身上如雕刻般的立体花纹——春桃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，四季繁花次第绽放。

这些花纹同时出现，学名叫“一年景”，宋朝诗人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说：“桃、杏、荷花、梅花，皆并为一景，谓之一年景。”

主人将我套在靴子外面，把上端的2根吊带高高提起，打结系在腰间，这样一来，无论他策马驰骋，还是矫健步行，我都不会滑落。主人所到隆重场合，缂丝面料的我便随他登场，光彩熠熠，主人的尊贵地位便从我身上体现出来。

我见证了一个朝代文化流动的轨迹：源自西域的缂丝技艺，将中原文人喜爱的四季风物织入丝帛，这份雅致跨越朝代，来到北方草原，不同的文化互相借鉴、彼此滋养。

历经岁月沧桑，当年系在主人腰间的吊带不再鲜亮，织就我的缂丝也蒙上了时光的色泽，但我身上承载的历史信息却永不消散。我填补了元朝北方丝织工艺的实物空白，既记录着当时手工业高超的技术革新，也直观展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壮阔图景。后人通过我，了解到元朝匠籍制度、北方民族服饰礼制，看见丝绸之路上物质与文化源源不断的交流互鉴。

方寸缂丝，融汇四方风华。我虽是一双小小的靴套，却记录着那段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、多元一体的生动过往。

缂丝靴套出土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村



缂丝

缂丝，亦名克丝、刻丝，是中国传统丝织艺术的瑰宝，素有“一寸缂丝一寸金”“织中之圣”的美誉。

缂丝采用“通经断纬”的独特技法，以本色丝线作为经线，各色彩线充当纬线织造平纹织物。

□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马颖

锦履遗痕溯长风

造型

靴套造型修长别致，形制前高后低、上宽下窄，上端向外舒展敞开，中上部隆起可抵近膝盖，下半部分弧度贴合皮靴筒轮廓。

面料

靴套面料以紫色为地，运用缂丝工艺织出桃花、杏花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四季花卉，这是宋朝的经典纹样“一年景”。整件织物色彩层次丰富，造型雍容大气，纹样承袭中原传统花鸟画雅致灵动的审美特征，又融入北方游牧部族雄浑开阔的艺术气质，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美融为一体。

缝纫工艺

靴套的边缘工艺极尽考究，上端缝制一对宽2厘米、以紫色绢料缘边的吊带，可打结固定于腰间，避免行进时滑落；下端镶有1.5厘米宽的对禽锦缘边，走线均匀规整，针脚细密牢固。

(靴套穿戴AI模拟图)

(本版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)

有1.5厘米宽的对禽锦缘边，走线均匀规整，针脚细密牢固，充分体现元朝成熟的缝纫工艺。

据内蒙古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马颖介绍，靴套面料以紫色为地，运用缂丝工艺织出桃花、杏花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四季花卉，这是宋朝的经典纹样“一年景”。整件织物色彩层次丰富，造型雍容大气，纹样承袭中原传统花鸟画雅致灵动的审美特征，又融入北方游牧部族雄浑开阔的艺术气质，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美学特点在此融为一体。

缂丝，亦名克丝、刻丝，是中国传统丝织艺术的瑰宝，素有“一寸缂丝一寸金”“织中之圣”的美誉，其技艺源头与西域密切相关。唐朝，缂丝工艺主要盛行于我国西北地区；辽、宋、金、西夏时期，大量回鹘织工在西夏、辽境内从事缂丝生产。宋朝洪皓所著《松漠纪闻》记载：“回纥人以五色线织成袍，名曰克丝，甚华丽”，文中“回纥”即回鹘，印证了回鹘工匠是当时缂丝技艺重要的传承与传播群体。

宋元时期，缂丝属于皇家专属御用织物。缂丝采用“通经断纬”独特技法，以本色丝线作为经线，各色彩线充当纬线织造平纹织物。织造时，纬线依据预设图案，借助数十枚小梭子分区局部挖织，经线全程贯通不断。花纹区域与织物底色、不同色彩之间形成天然断痕，如同刀刻雕琢一般，成品拥有独特双面立体视觉效果。溯源而论，这种织造技法最早应用于毛织品，被称作“缂毛”，经过漫长发展，逐步转化为丝质缂丝工艺。

缂丝织造工序繁复，极其耗费工时。织

造依靠木质织机、数十枚装载不同色丝线的竹梭以及竹制拨子完成。织工端坐机前，对照提前绘制好的纹样，不断更换梭子来回穿梭引纬，再以拨子压实纬线。完成一件完整缂丝作品，往往需要上万次更换梭具，耗时良久，足见缂丝工艺的珍贵难得。

宋朝是缂丝艺术发展的鼎盛阶段，工艺精巧，产量显著提升，作品多临摹书画，偏向艺术赏玩。元朝缂丝承袭宋朝成熟的织造技术与配色体系，留存浓郁的宋式遗风，但功能定位发生重要转变：从宋朝纯粹的艺术陈设品，大量转向服饰器物等实用制品。在工艺细节上，元朝缂丝多选用弱捻丝线作为经线，织面平整顺滑，弱化了明显的瓦楞纹路；普遍运用戗纬、晕色技法，花叶色彩由浅至深逐层过渡，色调柔和温润。相较于宋朝缂丝追求极致细致、专注复刻书画，元朝缂丝更加适配服饰使用场景，实现了工艺实用性升级。

马颖表示，这件汪古部墓葬出土的缂丝靴套，是连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珍贵实物。它一方面传承唐宋缂丝顶尖织造技艺，另一方面结合北方游牧生活需求，重塑织物功能与艺术风格。这对靴套填补了元朝北方丝织工艺的实物遗存空白，直观展现元朝手工业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。同时，靴套清晰再现了元朝不同族群文化交流、交融的历史图景，为学界研究元朝匠籍制度、北方民族服饰礼制、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证资料。方寸丝帛之间，映照出元朝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的文明气象。

【观点】

经纬交融通四海

□马颖

元朝是我国历史上多元文化由激烈碰撞走向深度交融的重要时期，亦是中国古代丝织工艺迭代革新、风格重塑的关键变革阶段。元朝疆域辽阔，南北一统、丝路畅通，打破了此前文化、手工业技术的地域壁垒。随着匠籍制度全面推行，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同步繁盛，中原传统织造技艺、北方草原游牧审美与西域外来工艺深度交流、相互借鉴，彻底突破了唐宋以来传统织造体系单一固化的发展格局，构建出兼具中原雅致文脉、草原雄浑特质与西域华丽风格的全新丝织工艺体系，使元朝丝织成为中国古代丝织史上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的典范。

完善的匠籍制度，为元朝丝织工艺的蓬勃发展筑牢了制度根基。元朝统治者在统一疆域的征战过程中，格外重视手工业人才的留存与利用，将身怀织造、刺绣等技艺的工匠统一收纳管理，编入专属匠籍，专取承担官府造作任务。相较于前朝，元朝工匠的从业身份更为稳定，社会地位趋于平稳，极大保障了手工业技艺的传承与延续。同时，朝廷在全国广设各类官营手工业机构，构建起体系庞大、分工精细、产能稳定的官营织造体系。

丝织行业成为元朝手工业的核心支柱产业，不仅生产规模大幅提升，丝绸品类与艺术风貌也实现全新突破。元朝工匠在承袭唐宋传统织锦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，衍生出诸多特色丝绸品类。其中经典的“水锦”，借鉴宋朝蜀锦“流水落花”经典纹样，结合元朝审美加以改良，纹样灵动雅致、织工精细繁复，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工艺水准，充分体现了元朝丝织承古萌新的发展特点。

商贸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元朝丝织技艺的传播与发展。元朝实现陆海丝路双线繁荣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交流的核心通道，陆上丝绸之路连通中原、蒙古高原与中亚腹地，极大便利了北方丝织工艺与西域文化的交融。

依托发达的陆海贸易网络，元朝丝绸远销南洋、印度、西亚、北非等地区，精湛的丝织品享誉海外。繁荣的丝绸贸易，不仅为朝廷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，更让元朝兼容多元的丝织工艺走向世界。

(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馆员)

【史话】

一寸缂丝一寸金

“一寸缂丝一寸金”，道尽了缂丝自古以来的珍贵。缂丝也叫“刻丝”，凭独特的“通经断纬”织造技法，使物品上的纹样层次通透立体，宛如雕琢。

这门手艺的根藏在千年丝路的文化交融里。汉晋时期，西域与中亚工匠擅长以羊毛织造纹样织物，伴着丝路驼铃声一路东传，技艺落地中原后，与江南细腻的蚕丝相融，逐渐演化出独属于东方的缂丝技艺。

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朝缂丝女舞俑的束腰带，采用8种不同色彩的丝线，以多枚小梭子在纹样局部挖花织就，说明中国的缂丝至少在七世纪中叶就已出现。

缂丝的全盛时期是宋朝。北宋初年，缂丝大多用来装裱书画、包裹经卷，织造技法相对质朴简约。到了宣和年间，宫廷审美趋于极致，缂丝一跃成为独立的观赏艺术。

南宋时期，苏州成为缂丝的核心产地，朱克柔、沈子蕃等一众名家横空出世。他们以梭为笔、以丝为墨，创新出“长短线”“合花线”等精妙技法，细调和丝线深浅，把水墨国画的晕染虚实、浓淡层次，尽数复刻在织物之上。宋徽宗曾由衷赞叹，缂丝绝不能当作普通刺绣看待。更难得的是，彼时匠人打破千年织造惯例，敢于在作品上落款留名，由此可见，缂丝在宋朝已有极高的艺术地位。

时至元、明、清三朝，缂丝代代相传，审美与风格却各有不同。元朝偏爱金彩交织，纹样华丽张扬，少了宋朝的清雅留白；明朝技法愈发精进，独创“凤尾钱”新工艺，皇家缂丝衣服往往耗时数年，精工细作，气度庄重威仪；清朝缂丝偏向繁复堆砌，器物极尽精巧华丽，却少了几分留白意境。民国时期，缂丝传承岌岌可危，几近断绝失传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苏州匠人接续薪火，这门古老技艺才得以复苏延续。

2009年，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

从西域毛织到江南丝刻，从宫廷御用到民间雅物，缂丝以丝线为笔墨，以岁月为机杼，织就了一卷流动的东方美学。一寸寸错落的丝纹，是匠人静心沉淀的痕迹；一缕缕温润的丝光，是文化交融、代代传承的见证。缂丝，不止是一门手艺，更是刻在丝线之上，流淌千年的东方光阴与匠心。

(雷焕 供稿)